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笑道：「姑娘假如與黃姑娘談話，就知道在下對她如此並不能算為猥瑣，因為她十足是個天真未脫的小孩子，她視我如兄長，我也當她是個小妹妹，姑娘可能看到她以水中用水潑我的情形，一個懂事的女孩子，怎會做出那等幼稚的行動……」

那女子呆了一呆才低聲道：「可是你打的是我，我可不是小孩子，也沒有對你做出幼稚的行動！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我沒有想到姑娘會上船來的……」

那女子道：「我是見到那個姓黃的女子，水性很好，武功根底也不差，才跟她開個玩笑，一面叫我弟弟在水中將她引開，一面想上來問問，誰知你……」

金蒲孤紅著臉道：「在下自悔孟浪，可是在下並非有意如此，我心中祇當是黃姑娘……」

那女子道：「就這樣算了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姑娘還要我怎麼樣呢？」

那女子頓了一頓，忽然又問道：「你現在落腳何處，到杭州來做什麼？」

金蒲孤道：「在下來此遊歷，在四海鏢局落腳！」

那女子一皺眉頭道：

「四海鏢局，那種下流地方我父親是不肯去的，祇有麻煩你到我家裡去了！」

金蒲孤連忙道：「令尊是那位高人！在下當去拜訪！」

那女子忽地一笑道：「你去向四海鏢局的人就知道了，還有，那個姓黃的姑娘到現在還沒有回來。一定是被我弟弟邀請回家玩去了。」

金蒲孤微異道：「不可能吧！黃姑娘一身水淋淋的，怎能到府上作客，而且她一定會來告訴我一聲！」

那女子微笑道：「我弟弟想請一個人回家時，大概很少有人能拒絕，而且我就是準備來通知你的……」

全蒲孤一驚道：「姑娘是說黃姑娘被令弟……」

那女子笑笑道：「我弟弟一定會開口邀請，假如那位黃姑娘不答應，他可能會動手強邀，反正在我家是絕對錯不了的，你要再見到黃姑娘，非得上去我家去不可，我先回去向父親知會一聲以便接待，再見了！」

說著走到船頭，準備跳下去。

金蒲孤還待動問，那女子忽又回頭一笑道：

「你來的時候，最好帶著你的弓箭，我

父親說你的神射無雙，很想見識一下，難道你到此地來了，他一定會請教一番的！」

說完一頭栽向湖心，入水的姿勢異常巧妙，連水花都不濺起半點，即從水面上消失了！

金蒲孤怔了半天，才自己划動雙槳，將船靠了岸，一個人匆匆地趕回四海鏢局去，進門之後一問夥計，才知道方心勝出門去了，他祇好又去找李青霞，她正與呂子奇兩人在室中密談，見到他之後。

李青霞首先起立含笑：「金大俠這麼早就回來了，玩得還愉快嗎？黃姑娘呢？」

金蒲孤莊重道：「李總鏢頭，這杭城還有什麼武林高手？」

李青霞愕然道：「沒有呀！大俠遇見誰了，是不是劉素客派來的？」

金蒲孤搖頭道：「這家人與劉素客無關，而且是世居杭城，總鏢頭應該知道的！」

李青霞一怔道：「大俠可能是遇上了錢塘王了，不過今天並不是錢塘出巡的日子……」

金蒲孤詫道：「錢塘王是誰？」

李青霞低聲道：「這個，……大俠不要問，大俠究竟是碰上誰了？」

金蒲孤乃將今天在湖上的經過說了一遍，祇是隱略他們上靈隱寺的訪問浮雲上的一節！

李青霞變色道：「一點也不錯，大俠遇到的正是衣衣龍女，黃姑娘也一定被善才童童誑去了！他們都是錢塘王的女子，真巧極了，怎會碰上他們呢？」 (一三六)

「對不起，我並非特別想提起這話題，但是一旦說出口。中途停下來又感到很不舒服，所以乾脆一口氣說完算了。與典子出生的時候，正好碰到那件驚人的血案，也就是你父親發狂的事件；典子的母親因為受驚嚇而早產，聽說那時她已經懷孕八個月了，通常八個月人的早產兒很不容易養活，然而嬰兒居然奇跡地活下來了，但是她的母親卻在產後不久即撒手人寰，所以典子她……她是血案發生那年生的小孩，所以小你兩歲，不過她的外表看起來，卻像是十九、二十歲的女孩。她和慎太郎一起從親戚家返回老家，現在靠種幾塊田過活。」

聽了她的敘述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來。父親犯的罪行留下這麼大的後遺症，村子裡應該還有其他像典子這樣的犧牲者。我想到自己這次前來將會掀起多麼大的風波時，一陣冰冷的恐怖感從背脊襲向全身，讓我不寒而慄。

濃茶尼姑

我們在岡山轉搭伯備線的火車，行駛了幾個小時後，到達N站下車時，已經是下午四點過後了。原先搭乘的山陽線坐的是二等車廂，所以感覺很舒服，換乘伯備線時不但沒有二等車廂，車廂內的人潮還非常擁擠，下車後才覺得鬆了一口氣。

當我聽到美也子說從火車站到八墓村還要搭殺二小時的公車，再步行三十分鐘，說實在的，我差點沒暈倒。

幸好公車的乘客稀少，在公車內，我第一次與八墓村的村民碰面。

「那不是西屋的少夫人嗎？」

一個男人扯著這地區的人特有的大嗓門，在美也子面前打躬作揖，年紀大約五十歲左右，臉型和身材都很粗壯。和我去世的外公體質相似，連服裝都跟我外公很像，這一帶的人恐怕都是這種類型吧！

「嗨！吉藏先生，你要去哪裡？」

「我有事到N市，剛剛回來。少夫人剛從神戶回來嗎？井川先生的事，我們聽到都感到很遺憾。」

「怎麼會呢？少了一個生意上的競爭對手，不是更好嗎？」

「這種玩笑不能亂開！」

「記得上回你在牛欄裡為了爭奪養牛戶，還曾經和他大吵過一架呢！」

後來我才聽說吉藏和我外公一樣都是牛販，八墓村祇有我外公和這位男子兩人是牛販。山區裡的牛販和農人一樣，都非常講究義理人情，祇要是對方的客戶，就絕對不會再介人，然而戰後都市的生活秩序大亂，交易規則也不穩定，連這種窮鄉僻壤都受到影響。

吉藏彷彿被美也子說到病處，瞪大眼睛說道：「少夫人，請你不要亂說，否則會造成我很大的困擾的。我已經被警察傳喚過許多次，村裡的人都瞧不起我。爭奪養牛戶的又不是祇有我一個人而已，如果不是他故意找碴，我也不會火大和他大吵一頓。」

「好啦！你不用解釋了，又沒有人說你殺了井川先生。不過，事件發生之後，我們村子還好吧？」 (二十三)



橫溝正史

招魂

倪匡

一小時之後，他們才找到了貯藏食物的地窖。打開地窖的門，看到的，全是方整整，一尺見方的白蠟，搬出一塊來，打破了蠟封，裡面是油市包札，解開油布，就聞到了肉香，竟然是保存得極好的肉乾。

不多久，他們更發現這食物庫中，各種果乾之多，叫人歎為觀止。有一隻大壇，拍開之後，全是清油，至少上千斤，還有幾列小壇，拍開封泥，酒香四溢，齊白捧起來就喝了一大口，香醇無比，竟不知是什麼酒。

這時候，齊白手舞足蹈，胡言亂語，高興得忘乎所以。

「建文帝」以帝皇之尊，自然不會下廚烹任，於是煮食的重任便落在齊白的身上。他到「御廚房」去一看，更是大樂，所有器具，一應俱全，幾把菜刀，也不知是什麼精鋼鑄成的，非但不生鏽，而且鋒利無比。

齊白索性弄弄，又在宅內外打了一個轉，發現一片竹林之中，可掘嫩筍，幾片空地之內夾雜著不少野菜，甚至有禽鳥來往，扯來若要在久居，大可飼養牲畜，以供食用，儼然是一個小型的世外桃源。

他就這樣，和「建文帝」在那古宅之中，共度了三天，他幾乎沒有離去的念頭，「建文帝」也由於忽然有了一個說話的對象，而顯得十分興奮。齊白聽他談當年的種種事情，如何廢週王、齊王、代王等等，如何燕王南下奔喪，如何明太祖對付功臣，這些，全是史有明文，齊白也都知道的。

但是宮中的生活細節，太祖高皇帝動輒生氣，尤其在太子死後，雖然還有許多兒子，但總是鬱鬱不樂，終於決定將帝位傳給皇孫等等情形，連歷史雜記，也沒有記載，「建文帝」卻娓娓道來，直如親歷，說到慷慨處，激動無比，說到傷心處，痛哭涕零，那使得齊白更進一步相信，他的確就是中國歷史上那個著名的、下落不明、行蹤如謎的建文帝。

齊白又問他逃亡的情形，「建文帝」更是恨聲不絕：「太祖知道我那些叔叔，個個圖謀大位，而我年輕勢孤，所以預先在宮中築了地道，太祖真知灼見，確非同凡響。」

齊白在這時候，頂了一句：「不見得，他如果真是那麼有先見之明，就不該立你做皇帝，你大可享受富貴榮華，也用不著從地道中逃亡。」

「建文帝」聽了勃然大怒，拍著桌子罵：「你說這種話，就該凌遲，滅九族。」

齊白本來想開他一個玩笑，說一句「滅十族又如何」的，但後來一想，眼前這個「老鬼」一定開不起這個玩笑，所以這句話在喉嚨裡打了一個轉，終於沒有說出來。

聽到這裡，白素微笑，我則忍不住哈哈大笑：「還好你沒有說出這句話來，不然，祇怕要上演一部『古宅喋血記』，人鬼大戰，不知誰勝誰負。」

齊白苦笑：「若是我輸了，自然我會變鬼，不知道鬼若被我打死了，變成什麼？」 (六十一)



「當然有，已經有客人在位子上等著了，我帶你過去。」

「麻煩你了。」

不知為何地，她覺得領班的話有點怪怪的，今天吃飯的人不就是她跟爸，還有阿姨而已嗎？

等走近位子時，歐嘉芝看到一張好久不見的俊美臉龐。

「嘉芝！」對方站了起來，早她一步出聲喊了她的名字。

「漢生！你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愣了一下之後，歐嘉芝認出了對方，於是開心地給他一個熱情的擁抱。

「我好想你！」

陳漢生是在英國留學時的同學，那個時候班上就祇有他們兩個臺灣人，感情當然就特別好了。

幾年不見，漢生俊美的臉更添成熟了。

「寶貝，我也想你。」

寶貝一向是他對她的暱稱，多年不變，抱著她的雙臂，縮緊之後又慢慢放鬆。

「我是不介意再繼續擁抱著你，祇是，如果我們再繼續這樣擁抱下去，可能別桌的客人無心吃飯了。」其他人可能早已認定他們這對熱情擁抱的俊男美女，是久別重逢的情侶吧。

「哼，管他們的！」果然是歐嘉芝一貫的回答，他很懷念。

「可是我餓了，餓得可以吃下一頭牛了。」

「呃，那好吧，放過你。」歐嘉芝咧著嘴笑開。

兩個人回到各自的位子上坐好，喚了waiter過來點餐。

「對了，你現在在米蘭的設計工作不是應該正忙，怎麼有時間回來？」依慣例，各家設計師會在年底展出成果，現在離年底祇剩幾個月而已。

「噢？你阿姨沒告訴你我們在米蘭遇見的事嗎？我還特別請她轉告你，我會在近期内回臺灣一趟。」陳漢生露出詭異的

天健花嫁

蝴蝶媒

作者：南岳道人

蔣青巖聞言，喜得心花都開了，想道：「方纔我撞見的，定是柔玉小姐了，怎麼就有三個！那自觀和尚的詩，頭兩句有些影響了。且世上除了我蔣青巖、張澄江、顧躍仙三人的才品，哪裡還尋得第四個出來。若明日見了姑姑姑母，管教送上門來。」正說話間，那老翁拱手道：「老夫從此南去，秀才可望西走，再過兩個山崗，便是茅羅山了。」蔣青巖拱手作謝，別了老翁。

此時正是三月十五日，日已西沉，月明如畫。蔣青巖趁著月光，找到下處，張澄江和顧躍仙見了，忙來接住道：「青巖兄，你在何處去了？這一日小弟二人差人四處尋覓，恐怕這山中有虎狼，十分耽心。」蔣青巖笑盈盈道：「虎狼到沒有，卻有蟬娟。」張、顧二人聞言笑道：「青巖兄欺我，如此深山，那得有甚婢娟？」蔣青巖道：「兩兄曾聞西子、王嬙，生在何處城市中的？且待小弟定定了，想像一想像，再述與兩兄知道便了。」張澄江、顧躍仙都道蔣青巖與他取笑，不料蔣青巖坐在一邊，將眼睜閉了一回，又開了一回。那件雲捧捧晚飯來，他也不吃，口中自言自語道：「好一群蝶兒呀，好一灣桃花流水也，敢是天台麼！這座橋兒好生幫襯，你看丹樓畫閣，繡幕珠簾，敢是金屋瑤台麼！呀！仙女來也。怎麼生得這般嬌媚？莫不是杜蘭香、董雙成！我蔣青巖的魂靈兒飛到焰摩天去了。」張澄江和顧躍仙二人看了大驚，祇疑蔣青巖在山中遇了鬼魅，害了瘋狂。二人忙走上前，向蔣青巖道：「青巖兄，你平日極老成的，怎麼今日做出這樣舉止來，敢是遇了甚麼妖術客麼？故正經些，去睡吧。」蔣青巖道：「兩兄你去坐在一邊，待我想像完了，與兩兄細講，祇怕兩兄聽見，比我還要想得狠哩。」張、顧二人聽得蔣青巖的語言清醒，料是有些緣故，祇索走過一邊，看他做作。

蔣青巖立起身來，抖抖衣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小姐拜揖！」又一揖道：「小娘子見禮！好難題目，竟得遇了我蔣青巖是個不怕難題的，若是別人，怎生了。」說罷，將自己做的放蝶詩吟了一遍，道：「承讚了。」隨後又將那華小姐的團扇詩，朗吟一遍，道：「仙才，仙才，我不如也。你看那小姐在扇兒底下，顯著小生哩，好一雙俊眼，小生怎消受得起。」又忽然將手中的一條汗巾幾，連打幾下，道：「你這孽障，我祇道是人，原來是你，將我嚇了這一驚。呀！怎生將門兒緊緊閉上了，呀！老夫人也來也。你看這兩鉤鉤印兒，香氣襲人，便值一萬兩黃金。」 (十一)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